林居漫錄

林居漫錄叙

余自丁丑通籍在仕
途僅十二載餘皆林
居也賦性恬淡于世

味一無所嗜惟好博覽書史為友千古而塵緣未斷且隱且見間有論著旋復散逸

頃掖髻海峤懸東里
门一切人事都廢朝
夕小園中時而登梅
时而卧榻時而觀花

〻關對而聽鳥之鳴皆欣然有會心處竟不知日之西而歲之暮也或有所追憶於

昔或有所感慨于今
輒拾片楮湯盤銘之
久而成帙句不刻鏤
詞不涂飾第取達意

而已柳是録也志在
維風義存悼傷故多
矯枉過激之論者杜
牧之憤時事而作罪

云此亦余之罪云也夫

萬曆丁未季夏之吉

松菊主人伍袁萃

書

附引用諸公姓氏已載本註者不重述

前集一卷

海公名端頊山人 華亭徐相國階 管登之名志道太倉人

分宜嚴相國嵩 戴鳳翔嘉興人 江陵張相國居正

陳三謨杭州人 永嘉張相國孚敬 孟我疆名秋茌平人

周應秋金壇人 張相公新建位

王楊王名元正楊名愼 仵瑜蒲圻人 鄒蘭谷名應龍陝西人

沈繼山名思孝嘉興人 支大綸嘉善人 五臺陸太宰光祖平湖人

心穀陳太宰有年餘姚人 太倉公王相國錫爵 立峯孫太宰鑨餘姚人

鄭材子安肅人洛　祝世祿江西人　王疏菴名國光山西人

孫惟清山西人　楊二山名巍海豐人　徐一檟衢州人

李對泉名戴延津人　楊芷菴名時喬上饒人　劉一焜南昌人

蔡杲福建人　曾見臺名同亨吉水人　徐必達嘉興人

趙文華慈谿人　鄢懋卿豐城人　胡宗憲徽州人

徐履祥長洲人　餘姚呂相國本　丘岳黃岡人

曾士楚廣東人　吳復菴名中行武進人　艾熙亭名穆平江人

孫崑石名佩諸城人　曾健齋名乾亨吉水人　茂苑申相國時行

鄒德溥安福人　鄭範溪名洛安肅人　蔣遵箴全州人

前集四卷

賀燦然嘉興人　劉芝陽名應魁御陽人　江紆石名鐸杭州人

常熟嚴相國訥　楊焦山名繼盛容城人　張似渠四川人

曹大埜四川人　新鄭高相國拱　孫憲長名鋐餘姚人

房寰德清人

前集五卷

丁大參名此呂新建人　富平孫太宰丕揚

吳任菴名之彥太倉人　張貞觀徐州人　陳瑞山東人

顧涇陽名憲成無錫人　徐儒東名貞明貴溪人　傅侍御名應禎江西人

王之楝臨晋人　錢繼山名允元長洲人　孟雲浦名化鯉河南人

袁裕春 名弘愈 吳縣人　丘月林 名橓 諸城人　嚴寅所 名清 雲南人

曹自守 茌平人　翁見海 名大立 餘姚人　柳東伯 湖廣人

前集六卷

胡檟 湖廣人　朱存敬 名東光 福建人　顧襟寓 名雲程 常熟人

周吳令 名應鰲 江西人　安仁 桂相國萼　韋廷評 名商臣

朱敬循 山陰人　王濬生 名士騏 太倉人　溫一齋 名純 陝西人

王陽湖 名庭　陸玄洲 名師道　金永崖 名世龍

王酉室 名穀祥　朱秋崖 名紈　諸城 翟相國鑾

張可菴 名棟　諸景陽 名壽賢　葉玄室 名茂才

別集一卷

陳尚象青州人　新安許相國國　李直指名時華貴州人

周中丞名孔教臨川人　江念所名東之徽州人　李順衡名植揚州人

蒲州張相國四維　柯挺福建人　盧逵江西人

戴給事名士衡福建人　焦修撰名竑南京人　楊鎬河南人

趙之翰陝西人　朱鑑塘名洪謨山東人　王之楨蒲州人崇古孫

康御史名丕揚　周嘉慶河南人郝子　李楨國任丘人汶子

吳悟齋名時來台州人　董幼海名傳策松江人

別集二卷

宋桐江名應昌杭州人　尹名應元湖廣人　馬名鳴鑾四川人

蹇名達四川人　顧冲吾名其志長洲人　李宗白名廷機晉江人

曹開府名時聘嘉魚人　仇鸞咸寧伯　李如楨寧遠伯成梁子

李次溪名汝任丘人　李寧遠名成梁　郭宗伯名正域江夏人

趙公名世卿山東人

別集三卷

山陰朱相國賡　陳給舍名治則紹興人　江給舍名灝

葉侍御名永盛宣城人　何侍御名爾健　宋給舍名一韓

萬艮山名嵩冊徒人　王見峯名之垣　王立峯名之都

別集四卷

萬侍御名國欽南昌人 雒廷評名于仁涇陽人 劉用齋名元霖任丘人

王問卿無錫人 許少薇名弘綱東陽人 支開府名可大崑山人

王直指名立賢山西人 梁霖宇名雲龍瓊山人 胡襟宸名心得德清人

蘇鄰大倉人 石楚陽名崑玉黃梅人 孫雲衢名成泰嘉興人

別集五卷

胡汝寧南昌人 李崧順天人 范應期烏城人

袁喬臺名衮蘊州人 張半洲名經福建人 陳毓台名用賓晉江人

李雍野名堯民鄆城人 劉心田名懷恕大名人 鄧虛舟名雲霄東莞人

龐惺菴名尚鵬南海人　黃亞卿名汝良晉江人　全亞卿名天叙鄞縣人

別集六卷

唐冲宇名一鵬蘄州人　舒給舍名弘緒湖廣人　王元翰雲南人

胡忻山西人　蔡念質名應科潼州人　顧侍御名允龍禎無錫人

王方伯名泮山陰人　劉少參名一瀾臨川人　曾景默名如春臨川人

鄭尚龍名一麟山陰人　沈雷門名應文紹興人　于景素名孔兼金壇人

陳璧福州人　蔡系周湖廣人　董潯陽名份烏城人

楊震涯名成蘓州人　陳與文海寧人　王洪陽名汝訓山東人

葉玄峰名煒宣城人　林清海名文熊福清人

別集七卷

彭旦陽名遴古麻城人　徐宗伯名學謨嘉定人　伍給舍名可受青浦人

王德新吉安人　高侍御名維嵩　舒司寇名化建昌人

楊濟褒名芳四川人

馬象乾連州人　詹咫亭名仰庇安溪人

別集八卷

山陰王相國家屏　余直指名懋衡徽州人　黄葵陽名洪憲嘉興人

王秋澄名敎山東人　馮升浦名生虞四川人　李養愚名來顗州人

戴鳳岐名燿長泰人　韓珠泉名國禎長洲人　陸經長洲人

沐名叡都督黔國應襲　陳郎銘台

別集九卷

陳文峰名瑞長樂人　趙應元陜西人　毛具茨名堪長洲人

楊逢時湖廣人　姚會嘉浙江人　穆天顏湖廣人

熊劍化豐城人　馮應京南直人　蕭朝薦湖廣人

魏見泉名允貞南樂人　趙文炳北直人

蔣選郎名時馨滁州人　呂司寇名坤河南人　楊給舍名東明河南人

辛中丞名自修襄城人　林秉漢長泰人

劉翰林名綱　丁中舍名元薦長興人

葉吳西名初春　聶雲翰北直人　丁中丞名賓嘉善人

翁給舍名憲祥常熟人

毛文煒吳縣人　劉憲長名弘道　韓憲副名光曙

祁爾光名承㸁山陰人　張西垣名國維蕪州人　羅近溪名汝芳建昌人

李學憲名作舟　姚給舍名士慎嘉興人　曾棠芾名汝召贛州人

東阿于相國愼行　顧宮賛名紹芳太倉人

王少府名照河南人

畸集二卷

陳心抑名僑蕡杭州人　李明叡名右諫豐城人　徐侍御名元正滁州人

蔡虛臺名獻臣泉州人　朱雲岳名一松寧國人　馬定宇名文煒安丘人

楊本菴名俊民蒲州人　陶泗橋名承學會稽人　李及泉名順餘于人

徐崦西名晉蘇州人　薛祝廣東人　留霞臣晉江人

曹仰雲名楷　李中石名楠　劉庚山東人

馮司成名應禎嘉興人　姚士觀貴溪人　袁黃嘉善人

陳筠塘名幼學無錫人

畸集四卷

薛青雷名三才定海人　董滄洲名守誠紹興人　薛欽宇名士彥漳州人

楊給舍名允繩　李太宰名默　徐玄仗名必達嘉興人

畸集五卷

附引用諸公姓氏

多集一卷

孫小溪名光祐絳州人　嚴中舍名澂常熟人

多集二卷

葛守禮山東人　李幼滋湖廣人　吳鵬嘉興人

許論靈寶人　嚴世蕃嵩子　董份湖州人

楊順[illegible]　錢侍御名恒太倉人　江綠蘿名盈科桃源人

張伯起名鳳翼　高繼岳宣城人　張儒象雲南人

梁霖宇名雲龍瓊山人　鄭儀部名振先武進人　薛鳴宇名夢雷福州人

朱虞封名廷詵嘉興人　岳石帆名元聲嘉興人　沈士龍繼山子

顧常所名九思長洲人　湯賓齋名兆京宜興人　袁雲闇名一虬長洲人

冬集三卷

魏崑溟名允中南樂人　李霖寰名化龍大名人　郭鯤溟名諫臣長洲人

沈觀瀛名孟化侯建人　楊虞坡名博蒲州人　李如檜陽信人

高邦佐襄陵人　劉中丞名四科涇陽人　王少府名邦才

李叅戎名獲陽

冬集四卷

金綠野名應徵長洲人　金崑源名士衡　王昂高陽人

史武 名學遷 [illegible]城人　陳爾菴 名經邦 莆田人　郭青螺 名子章 泰和人

趙用吾 名[illegible]京 剡人　顧箴吾 名起淹 吳縣人　趙郡守 名世祿 鄞縣人

多集五卷

祝京兆 名允明 蘇州人　陳雨亭 名瓚 常熟人　方鐘嶽 名嵩山 徽州人

王明 解州人　王古菴 名天爵 蘇州人　何憲使 名天啓

多集六卷

王聞谿 名禹聲 吳縣人　王洪陽 名汝訓 聊城人　張聊所 名悌

申玄渚 名用懋 少師子　陳文焯 臨川人　薛近兖 武進人

徐大紳 福建人

附增入姓氏

王繼津 名璡北直人　傅光宅 聊城人　張崌崍 名佳胤四川人

張元冲 名養蒙山西人　梅鼎祚 宣城人　林仲山 名[illegible]福州人

吳挺蘇 名安國　孫月峰 名鑛餘姚人　孟養浩 湖廣人

陳治則 餘姚人　華鈺 鎮江人

林居漫録卷之一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一念之善天獎其衷一念之惡鬼瞯其室勿謂善小子孫將昌勿謂惡小子孫將亡或曰朱何以殄世禹何以配天曰長傲朋淫父無以貽其子之慶改行率德子有以蓋其父之愆故善貴世修惡戒世濟

予自有知識以來幾五十年閱地方諸公多矣清風高節惟中丞忠介海公兵憲春臺蔡公

然不獨風節超卓而已吳中所最苦者無如賦役之重二公同心共事調停而均節之猶解倒懸也匪直造一方之福抑亦垂百世之利所謂功在民社者二公有焉而皆中華亭之毒不竟其施君子惜之近于與嘗登之力請于當事者祀蔡公于學宮血食此土及予觀察東粵檄有司刱忠介專祠春秋有事載之祀典庶幾伸崇報之意且以廉頑立懦云

蔡公名國熙廣平人

華亭在政府久富于分宜有田二十四萬子弟家奴暴橫閭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中丞海公行部至雲間投牒訴冤者日以千計公檄兵憲蔡公治之二公皆持正執法請託不行有給事戴鳳翔者服闋北上華亭投三萬金嗾之論去海公會江陵當國華亭門生也嗾給事陳三謨論去蔡公二公去而水火之民既出而復內之矣此一事也見方正之難容焉見法紀之澌滅焉見家居之罷相能逐朝

廷之風憲焉見瑣闥之言官甘爲私門之鷹犬焉嗚呼權奸之可畏也如是哉

世廟聰明剛毅英主也裁革鎮守內官英斷也或乃歸之永嘉以爲有社稷大功謬矣裁革之議原始于部臣而百餘年來沉痼積蠹一旦祛之自非英主無此英斷永嘉何力焉嘗考永嘉自爲傳歷叙生平行事如大禮大獄之類不啻詳矣而初無一字及于鎮守之裁革則歸功永嘉之說誠謬也予特表而出之

以昭

中興第一丕烈云

孟子論王道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古昔教學惟講求日用彝倫之理而屏黜虛無玄妙之說即性與天道大聖人猶罕言之故曰不可得而聞也陸象山遊門人終日高談性命一弟子進曰先生今日且講孝弟有味乎且之一字也蓋規之也象山折之曰孝弟如何說且屈于心而強于口非所謂

虛衷受善者矣畢竟晦翁之學純正切實
應召考不入選候補兵曹孟尙賢我邇來所
而賀予曰何賀我邇曰賀兄之不得臺省也
予未達公曰今之當國者非兄同鄉座主即
門瑣鳥臺今日得之甚易他日處之寔難言
則爲立仗馬默則爲轅下駒何如郎署之穩
予曰國家大事郎署自當抗言何必臺省
語久各吐肝膽遂定交焉公貌朴心貞遷于
理學而能躬行之非以空談博名高者古君

子哉若人乎

周進士應秋予門生也初授崇德令謁予請教予曰絜己愛民生曰昨見座主張相公教以耐煩忍辱予曰從予之言可以植本從相公之言可以妙用物備矣志在子也

齊人獲魯大夫臧堅使寺人夙沙衛唁之堅曰君賜不終姑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夫唁且不可況與之比乎項採稚之豎布列海內諸撫按司道明神畏之驕子奉之

燕飲之親客問餽之稠渥靡弗至焉尚聞臧
堅之風愧且死矣
問夢曰夢之感于無心者多驗感于有心者多
不驗高宗之夢傅說無心之感也故卒肖其
求孔子之夢周公有心之感也故竟虛其應
先大父寒泉公在水部時疏論永嘉曲學媚主
又同王楊諸公撼門大哭俱廷杖下諸獄而
緹帥阿意以重囚法處之先大父與仵主政
瑜共一押床初更猶相勵也曰我兩人若不

死當再請上方劒耳半夜作公死死矣時求
客訪不上柳床者數人揭奏役杖多斃其慘
毒如此

或問呂后王諸呂陳曲逆不諫武后革唐命狄
梁公亦不諫先儒以爲二公深謀遠慮異以
行權誠然乎哉予曰否所謂權者當其時酌
其勢而妙運於吾心者也豈其待諸後託諸
人耶使待諸後託諸人一不如吾料大事去
矣儒者類以成敗論人但見二公之成遂與

二公之權抑孰知終不若撼經廷爭者之正哉

古語云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自今觀之當塗之士赤衣之郎孰不愛錢錢更神于晉室孰不好貨貨增貴于齊庭然則利之可爭者不獨在市而且在朝朝之共爭者不復在名而惟在利古語亦不盡然哉世變江河愈趨而下也不有砥柱誰挽頹波

鄒蘭谷疏爲國家除大奸沈繼山疏爲國家正

大倫其功偉矣乃支大綸于鄒公則誣以㓂其仙之說臺省於沈公則誣以日者之言小人不成人之美類如此何足恠也顧爲善者不亦難乎臺省失記姓名當考之

五臺心毅兩太宰相繼卒于家時予督浙中學政聞陳公之訃悲悼累日曰天何不憖遺一老耶赴弔見其無寧柩之宇益增慨嘆曰公生平方正絜修至是尤信亟命有司祀之學宮崇名德勵世風焉或問兩太宰之品孰爲

愈予曰毋論其他陸太宰
聖眷巳衰嚴旨切責而戀位不捨陳太宰
聖眷方隆溫諭懇留而引退彌堅此足以定其
品矣

姚江之學舍行而專知其說以爲知之眞即行也然觀古聖賢論學無有不兼知行者而傅巖之論則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洙泗之論則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是知行兼重而尤重行也若不躬行不實

踐而第曰予既已知之矣不幾于空言乎故姚江之門人類多高談性命而踰棄行檢有自來矣

癸巳年當考察京官時執政則太倉公太宰則立峯孫公考功郎則趙公南星也自閣臣柄國而京外大計銓部必先禀白謂之請教所愛者雖不肖必留所憎者雖賢必去成故事久矣此舉孫趙二公皆持正力更前轍而被黜者強半先令執政私人太倉公怒甚會臺

省拾遺三人部俱議留乃票
旨切責太宰削考功郎籍部郎顧公允成等六
人疏救皆貶而給事劉道隆許子偉附權獻
諂反攻銓部焉予疏請戒諭閣臣借劍埋輪
者毋一鳴而輒默依草附木者毋衆惡而必
留正謂此也
予覩察海北承乏攝海南保釐事念海忠介公
瓊人也檄有司立專祠祀之先是有吳別駕
者謂予言去夏地大震官民房舍傾盡獨城

隍神像巋然露坐如故忽一日首墜地若刀劈者原是木偶廟祝以鉄皮聯之次早仍墜焉予曰得非天以斯神不能禦災捍患欲易之邪及予檄下府而視篆者請建祠于城隍廟遺址詢卜數處皆不吉而此地獨吉也予因憶别駕言竒之嘆曰其殆天意乎即從其請既落成偶與廉州邵司理語及此邵云前歲瓊地士民兢言城隍之神令為海忠介兹有徵矣予益竒而録之雖然公生為正人殁

爲明神此理之常又何竒焉

或問王荆公相宋當時以奸邪目之而𠷣翁列之名臣何也子曰荆公有一事非近時宰相所及公一日坐政事堂聞朝士有呼李憲字者即黜之夫朝士非貴官也呼刑餘之字且當黜況居輔弼之地而交結權閹儌藉榮寵乎呼字非大過也加刑餘之人且必黜況任撫按之重而尊禮小豎燕遺覩𡨋乎是皆荆公之罪人也今之世無望申屠公之辱嬖臣

矣亦無望韓魏公之寵內侍矣得一王荊公以挽頹風吾為執鞭所忻願焉然則晦翁列荊公于名臣非過也

給事錢憂皐四明入幕賓也一日飲相公酒而山人某亦預焉錢戲某云昔之山人山中野人今之山人山外遊人某即應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　事錢大慙此雖偶爾笑談而給相門事一語刺骨矣以朝廷耳目之官而若此相權可知官邪可知言

路之閉塞國是之混淆亦可知乎賚捧入都

聞之爲掛膺長太息云

孔子之道至廣至大至精至微羲農而下不能

出其範圍顏曾之徒不能入其閫奧吾人童

而習之白首茫然身體而力行之者幾何人

哉乃猶以爲未足而求諸夷狄之法何也世

之愚夫愚婦慕其所謂天堂者畏其所謂地

獄者以此沉溺而不返無足怪也今士大夫

亦多沉溺焉問其故則託于明心見性之旨

究其心實同于愚夫愚婦之惑予嘗遍察諸公之佞佛者而獨勘破如此也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辛巳年京察江陵當國主察者爲媚寵計建言獲罪若趙定宇沈繼山鄒南臯諸公悉入其中而陳三謨朱璉陳世寶諸奸佞皆漏網眞可謂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不仁之甚者矣而臺諫及諸司爲積威所劫寂無一言豈國家計典專爲權貴報私怨樹私交而設耶

志怪書載有人入虛墓中與蛇妖交者既出而衆皆嫌其臭巳獨覺其馨卒至滅頂殞身而不悟噫世之權門亦虛墓也世之權貴亦蛇妖也君子惡其臭而遠之小人悦其馨而趨之寵榮在前而戮辱在後覆轍相尋終莫之悟悲夫

丙申丁酉之間三殿兩宮相繼災蘭谿魁疏有大內深嚴卑賤何以得入之語予方試士因出字但須用讀書人

題一生訣主李林甫弄權專子批其卷云李相之擠趙相之黜此生之論可謂三訛　嘗考求樂天順正德皆前代僭竊年號而本朝三襲之當時宰相何人哉豈獨宋初不讀書也

或問世之相君者不亦難乎好利者既以爲商而趨之好名者又以爲的而射之如何則可曰只四字足以相天下矣何難問何四字曰秉公持正是也果能此則名利之徒皆無所

厝其手矣今也自爲羶卽自爲的也人趨之故人射之也相君難乎哉

戒懼功夫在已所不覩不聞之時愼獨功夫在人所不覩不聞之時近來講學者混而爲一謂隱微卽不覩不聞愼獨卽戒愼恐懼謬矣予見今所謂新說者大都宗姚江而叛紫陽主司亦遂以此取士彼其操戈入室則已矣獨不念四書五經一以程朱傳註爲主固

高皇定制乎予試浙士凡用新說者悉黜之士

習少變云

李見羅戍閩中巡撫許敬菴行令有司以上官禮待之而見羅竟偃然不辭一恠事也又有太守李贄削髮爲僧仍腰金衣緋乘四擡明轎許公客之一寺中日殺牲于佛座前又一恠事也頃贄與僧達觀先後皆死

詔獄予以爲

朝中近來舉動惟此最快人意云

古者兵權散主不偏屬于一人匪獨防將亦以

防兵也漢制南北兩軍各有管轄各有職掌
最得古意
今制三大營兵共統于文武二大臣一旦有脫
巾而呼者胡以救之此不可不深長慮也予
以爲當如漢制分而爲二旗幟異色甲冑異
製操練異地而各以文武大臣統之設或有
急可以相援聞嘉靖時亦有議及之者但當
時所慮在將而今日所慮在兵將逆猶可圖
也兵變不可圖也國家根本之計莫要于此

肉食者早誅之可乎

李珏廣陵人以販糴爲業每斗惟求利二文以資父母有糴與糴即授以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珏節制淮南夢入洞府見石壁塡金書姓名内有李珏字方自喜有三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珏爾卒年百餘歲夫李珏市井細民耳猶不屑乘時射利以此名録仙曹福蹐上壽赫赫宰執曾不得並列焉天之報施善人公矣厚矣吾録之以愧夫鐘鳴鼎食之

家自擅富侈弗恤煢獨者
朝廷所以制馭海內者惟是威命靈爽之權而
已方鎮重臣不能奉揚而反至損威辱命罪
莫大焉自
武廟迄今寧夏殺巡撫一甘肅大同湖廣各殺
巡撫一大同浙江鄖陽各縛巡撫而窘辱之倖
而免死此輩皆以撓弱凡才妄動起釁覆餗
僨轅國家之威靈大君之命令一旦委之草
莽死不償責故從來未有議卹者近四明德

趙尚書之援手也始請優卹而郎有請卹張中丞者亦以立公孫洩之意子之矣然則凡激變見殺者均當卹乎嗚呼以私人叨重任者相君也以私意奸公典者亦相君也溺職者無懲釀禍者有勸吾懼方鎮之亂自此益長矣

昔人作小詞云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旨哉斯言士君子誠以無心應世則用之而天飛舍之而泥蟠焉往而不自適哉一有

心焉毋論貧賤即富貴之極亦不自適也

或問君子惡訕上禮不非大夫孔子何以言衛靈之無道孟子何以言梁惠之不仁曰所謂訕者非者無其實而虛加之將使潔士蒙穢聲端人被刑議此其可惡也若夫事跡顯著聞見眞確衆共稱之者吾亦稱之可以昭公道可以垂世戒安得博長厚之名而過爲之諱哉

丙午春予去海北過豫章遇一山人于滕王閣

云自黔中來言及水西侵播地事甚詳因謂予公知粵東新大帥乎予曰尚未推就從知之山人笑曰大帥必推過而後知乎予曰然則爲誰曰黔中陳璘謀之久矣初春開鈌即以二萬金赴京此必得之數也予未信後見邸報則璘果移鎮粵東矣璘韶州人冒冠一省嘗納賄石大司馬被參問革永廢矣旋仆旋起旋躋元戎旋調善地弄本兵于股掌之上錢神之靈如此或曰錢神亦有不靈時否

予曰錢神是溷昏之鬼遇貪邪則靈遇廉正
則死矣不靈矣

林居漫録卷之一 終

林居漫録卷之二　　前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夏禹以後得天下之正者惟漢高祖及我
高皇皆起布衣成帝業而神武濶達大都相類
高祖沛人
高皇先世亦沛人以一小縣發二英主大奇哉
地靈擅寰區矣

獬豸忠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

鸂鶒好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淮賊所

云尋邪而逐害者也夫異類有若此而况于人乎今御史服獬豸給舍服鸂鶒義有取矣獨獸名窮竒則食忠信之人而响姦邪者天性大與豸鸂鶒相戾使御史給舍惡直醜正黨姧庇邪而猶然服豸鸂鶒之服愧死矣當製窮竒令服之

謾畫取魚奔走水上即臭腐泥沙無不徧索此鳥似貪競小人天然取魚凝立水際即終日無魚竟不易地此鳥似守正君子乃知天地

間不特君子小人異趣夫物則亦有然者矣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得一善云者事事物物莫不各有中庸之善能擇而後得以一其善也書所謂恊于克一是也未一則擇之精既一則守之固此顏子由博約之教而上繼精一執中之傳者也

丙戌年中原西北諸處大旱道殣相望民不聊生

朝廷發內帑三十餘萬賑之而困益甚群臣爭上救荒策類文具難施惟中丞魏公疏五事深切時弊大槩以察吏安民專責直指中有云撫按務節省有司之精神守令務節省小民之財力可謂獨觀治源者哉

清朝多君子公汲引也濁世多小人私朋黨也聲應氣求之常自古不易也陽收君子陰植小人則令之所以博名高而享厚利者也噫巧矣哉

韓宣子相晉憂貧叔向賀之稱引欒武以貧保家郤氏以富滅族且曰不憂德之不建而患富之不足將吊不暇嗟乎古人於執政大臣規諷懇切如此後世相不必憂貧士不敢規相相見之際非頌功褒德卽乞憐求容耳道義古風邈乎不可再已

丁亥京察致仕閑住爲民降調共一百九十五人甲科三十三人內見任僅十人而翰銓臺省無一焉恩舉二十九人儒監七十二人吏

三十九人道二十二人各項見任者亦十無二三先是辛巳年江陵柄國去者多忠直留者半邪佞故此舉懲前慮後廷臣爭先建白主上屢屢戒諭一時貪穢黨緣之徒惶怖乞憐君子謂足以大快人心矣及揭榜乃竟成虛文可嘆也夫

古有道之世庶人謗乃晚近代士大夫猶稍議及時政輙得罪或顯黜或中傷顯黜猶獲夫名中傷類蒙不韙余見縉紳相與惟飲酒博

奕戲謔而已聞人講學亦掩耳卷舌去之公孫僑相鄭不毀鄉校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三代而後相君有是心哉人之譽相也不引皐夔稷契則述伊傅周召顧求一公孫僑且不可得或曰然則少正卯何以誅曰誅辯言亂政者也非誅直言匡政者也

子張問行忠以發信信之真也篤以持敬敬之

純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信不由忠信
亦僞也敬不克篤敬亦虛也不誠未有能動
者也

周召而後天下不復有大臣矣其惟申屠嘉乎
鄧通天子貴倖人也一戲殿上輒召而切責
之而幾殺之匪特崇朝廷之體統肅寮寀之
觀瞻寔則抑近習之驕滔杜國柄之旁落風
裁識量如嘉厥幾古大臣矣卧起絕袖道傍
伏謁此何人哉嗟乎孰知申公折辱之輩後

世結之以徼利逮孔相諂諛之術近代藉之以固榮寵甚也權門厮養來朝士之投刺勢族隷圉並元老之尊稱悲哉士風澈壞極矣安得大臣如申屠相國者一挽回之耶

魏徵不死玄武之難楊士竒不死金川之難皆蒙耻建功聲施後世楊公之謚政與魏同當時議者殆有意乎文則文矣何貞之有呼淫婦爲烈女蓋羞之也

令甲娼優隷卒之子不許入學邇來法紀蕩廢

膠庠之間濟濟斌斌多奴隸子而吳之蘇松常浙之杭嘉湖爲最盛甚至有登甲第入翰苑獵清華秩者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士耶又有恃其衣巾操戈反噬如趙少宰亦死於此輩之手而當事者竟置不問也予痛疾之久矣及督學浙中檄有司黜奴隸子之冒濫者二百餘人且疏請通行禁革

旨下而部寢不覆士論恨之

予起覲察海北正李敬稔惡之日也縱𠎝墮魏

大才殺遊擊家屬會遊擊謫去事寢久矣予
至訪得之。檄有司逮問敬欲發兵拒捕而兵
畏予散走乃就縛敬移文云採榷員役皆
内府欽差豈容擅執且如雲南湖廣遼陽山東
殺人無數撫按緘首不敢詰况本監素守法
度貴道乃欲爲撫按所不敢爲邪語絶不遜
予復之云殺人者死
國有常刑三尺具嚴即勲戚貴近誰敢矯命而
雄行焉昔漢光武姊湖陽公主縱蒼頭白日

殺人洛陽令董宣持刀當主車前格殺之今
叅隨與蒼頭等耳該監雖近倖不加于天子
之姊本道奉
命持節一方亦非縣令比豈可坐視兇徒橫行
無忌竟取問如律寘之死三載沉冤一旦獲
洩而敬之虐熖亦少熄矣
見羅李公好聚徒講學廵撫鄖陽欲改叅將衙
門爲書院而叅將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
卒作亂縛李公裸其上下體故坐之堂上各

執刑條呼其名而笞辱之且將甘心焉有一武弁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我殺汝乃得免事聞會李公以前任事被逮而萬春反調善地

國家紀法蕩然矣李公徒談兵而激兵變可哂也繫獄既久臺省欲出之交章以邊材薦尤可哂也武弁義士失記姓名更當考之

管東溟僉憲酷好佛老嘗與孔子並稱爲三大聖人三大宗師近則云釋迦聖之聖者也老

子聖之智者也孔子聖之仁者也公然首列胡地臧倫之鬼末置生民未有之聖且以聖字獨歸釋迦而智仁分屬二子誕妄謬戾極矣予作數千言闢之答云讀大教理甚正詞甚暢吾論實過東溟與諸公論學輙強辯不服而此獨服予意者雕窮之極將反之正乎

今制大小諸臣見

天子各以品級用錦繡惟外官見監臨上司則易素衣角帶其初亦止郡守以下然耳不知

何時始卽藩臬見撫按無不然焉豈撫按固尊于天子邪管東溟在比部陳九事皆關國家大體而正憲綱一款謂兩司于二監不當易服色於直指不當呼先生大人不當不送上馬諸獻諂態悉請革去侃侃乎正論也江陵惡其收君權之說出僉粵東臬事雖擢之實困之也而龔直指之參疏至矣東溟竟以此罷不復用噫直道難容所從來矣獨怪直指以憲臣而滅憲綱何如哉龔君名懋賢江

陵之矛也

春秋時去古未遠士大夫告誡率多格言荀息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叔仲惠伯云子無失道何怨于人叔向云楚僻我衷若何效僻讀此等語令人物我計較之心都盡

或問建文君出亡有諸曰否不然自古豈有亡命天子哉如有亡命天子則望夷之兵不進景陽之井不沉而愛子之血不濺矣今夫富

家子犯重辟而逃不執于官則傷于盜未有得免者而況人主數載青宮六年紫極誰不覩其為天子之容即髡緇易貌隧道間行誰不識其非人臣之度如靖難所指目姦臣四散逃死無一逋誅而建文君獨能脫哉然則君安在曰金川失守而自焚固實録也然則老佛之說何居曰此因滇中奸僧之事而附會之者也且僧死于詔獄非供于大內也

唐詩云相逢盡說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當

時士大夫貪戀名位故爲衲子所誚如此夫

子以辭爵祿等之均天下蹈白刃則自古固

已難之矣況以中材而涉叔季之末流其不

見誚于衲子也者幾何人哉振衣千仞濯

足萬里流吾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潘恩者吳之市民也掘藏致富人呼爲潘百萬

云恩生二子長奎次璧而各母璧纔七歲夏

月臥地奎母蹴其胸殺之而東有其富奎亦

生二子長城次垣城援例納粟而公文中城

宇上加壁焉蓋鬼神使之也奎見之愕然而無如之何因更其次爲金城金城婦翁衛水部勳也奎老將分授二子而金城與水部先捲其財四五十萬去壁城僅得十餘萬不數年而蕩費盡乃稱貸于富人而無以償富人索之奎不與毆奎死焉金城雅與兄不恊而又以父之死由兄也訴之有司下壁城獄厚賂獄卒扼其喉而死無何金城病水部視之忽作壁城語呼水部名罵曰汝奪我財又盡

我命我得請于[illegible]矣先殺惡弟及二姪與汝妻最後殺汝使[illegible]知我手段耳已而金城父子水部夫婦皆以次死如其言壁城一子亦夭而潘氏亡矣嗚呼禍之初生特起于婦人一念之不善而父子兄弟相謀相戕或人殺或鬼殺以致覆宗爲世大戒鄭僑乃謂天道遠果遠乎哉

馮玄岳憲長語予云近時相公都不薦賢予曰相公肯薦賢第得不賊賢斯可矣

或問先生有云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夫假道學世多有之毋論已敢問真士夫如何曰居家不說人情居官不聽人情此謂真士夫

嘉靖人支大綸憸狡不可方物人畏之如蛇蝎唐史所謂天與奸回者也嘗編宋昭二陵事自名信史橫逞胸臆顛倒是非其所褒者非天下所共衮冕也其所貶者非天下所共斧鉞也大綸司理閩中時以奸貪爲耿中丞所

劾故是編醜詆中丞王以謀叛誣之借朝之
實録報巳之私憤如是而猶云信史哉予懼
此等邪說誤入正史流毒無窮乃取其編凡
誣揑之事謬戾之說悉加刪削名曰糾正二
陵信史而家貧不能刊行姑撮其大旨如此
若國家大政事大議論與夫忠賢奸佞之狀
多所遺落則自有太史氏在予不暇益也
予觀世人多有以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者殆未
聞衛伯玉之言矣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

意相干可以理遣吾人處世事事以情恕以理遣可以遠怨禍可以添福壽邵康節詩云爽口味多能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此詩與伯玉之言俱當書之座右

姚江楊大恭督儲吳中嘗云此地有三般燻長一曰富家一曰光棍一曰現世報斯言信然予見搢紳之墳草未宿而徭役已破其家冠蓋之書香未斷而饑寒已迫其體真佛氏所謂現世報也然此有司過士大夫亦過有司

于士大夫之胤不加矜恤而爾緣剥之不盡不止故曰有司過士大夫不修德義以貽子孫而多買田宅專利于前易禍于後故曰士大夫亦過

屈靈均云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斯非確論也如果蘭芷耶胡以變果荃蕙耶胡以化是故人品貴真品之不真則有礪行于昭而惰行于冥者矣則有飾節于始而改節于終者矣噫此乃完德君子所羞也

世廟英明剛毅使輔相得人可方執

二祖乃永嘉以憸壬始之分宜以貪婪終之四

十年間忠臣直士竄逐誅夷甚衆而布列中

外者非剥軍實則朘民脂倭虜交訌海内虛

耗有君無臣大業未光惜哉

語有之静能制動信矣又云柔能制剛殆不然

自古除天下之昏亂誅天下之邪使非神武

強毅之主耶即搢紳士大夫割偏愛以全大

倫抑私情以伸公義皆剛斷不惑者也故謂

剛能制柔則可柔惡能制剛剛哉如可制者非剛也

江陵行閱視之法無裨邊務祗滋弊竇諸文武將吏賍謫罷閑者皆得夤緣叙復而督撫大臣不次超遷賚蔭優渥若司道則有擬定廵撫不別用者則有徑擢京堂不陪推者而閱視之臣亦大有所獲

朝廷如有一番舉動便開一番騙局此其尤者歟

近來

主上重臺省之選數年不行取閣部屢請而不能得或曰今科道官只是備員謨猷裨帝右風采動朝端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多選不若少選予曰科道官只是備員猶可乃有憑藉權力恣行威福或甘心於向火或快意於吹尭少選又不若不選

嘗觀晉史所載如欒共叔抗如一之節辛俞守從君之訓臧堅恥夙沙之禮張柳朔懼王生

之儕之四人者皆視死如歸非見義分明能
如□□或曰結纓之死君子何以譏之曰非
譏其死輙也而譏其事輙也旣事之焉得不
死之雖然輙巳奔矣何難之殉則所謂食焉
不避其難者何居焉故由之死不若柴之來
也

予嘗謂齊景公賢君也衛靈公亦賢君也或聞
之而甚駭曰齊衛兩君皆忘其國恤者也身
没而亂且隨之子奚取焉曰而不聞因歸貴

之對而省刑從畧征之諫而毀關者非景公
邪又不聞孌如彌子而卒誅之直如史魚而
卒容之者非靈公邪以此兩賢之何不可哉
或曰子殆閱叔季之史而有激者邪不然自
古豈無省刑薄歛遠佞親賢之令主而于此
兩君奚取焉
壬辰年倭入朝鮮報至時靈武方用兵本兵張
皇失措召四司問計各以利害對予獨云老
先生勿過慮第請

肯行遼左督撫嚴兵固圉遥爲聲援可耳公大
不然之予乃上疏首請務鎮静下部亦不覆
畢竟以張皇故誤國事而本兵亦罹囹圄之
厄云

林居漫録卷之二終